

李宗仁將軍言論

焦土抗戰



李宗仁將軍言論焦土抗戰

漢口第一書店

李宗仁將軍言論抗土戰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付印行

每冊實售二角

原著者 李宗仁

編輯者 周煥

出版者 一星書店

委託經售處

錦章書局

教育書局

漢口交通路

目次

一 我對於中日問題的觀察和主張.....	李宗仁
二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李宗仁
三 焦土抗戰的主張與實踐.....	李宗仁
四 如何使用民力.....	汪精衛
五 對於焦土抗戰與游擊戰之感想.....	朱家驊
六 爲實現焦土抗戰的主張而奮鬥.....	粟裕蒙
七 論焦土抗戰.....	勵之
八 焦土抗戰運用之商榷.....	周煥
九 焦土抗戰中的建設.....	王宜昌

我對於中日問題的觀察和主張

李宗仁

本文係前年李宗仁先生在廣州對記者之談話，曾刊載於華南各大報紙，爲先生闡發其焦土抗戰主張之第一聲。

目前中國所最迫切需要者，爲整個民族救亡問題，爲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必須不許此不死不活之現狀，繼續下去，必須改變此苟安因循之現狀，尤必須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本甯願全國化爲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明斧來答復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後中國始有生存可能，中日問題或亦可因之獲得和平希望，須知一國家橫遭侵略，即應堅決抗戰，以表現獨立自存之精神。何況日人侵我，得寸進尺，無有止境。觀於前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天羽氏之發表聲明，足

知其侵略目標，而在整個中國。我國家民族既處於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則此時祇當問應戰，非直接與日人戰爭。日人則於鵲蚌爭持形勢下，自爲漁翁。完成其囊括全中國之目的，誠不應戰，不當顧慮有力與無力。且抗戰則存，屈服則亡，除堅決抗戰而外，更不容有徘徊餘地。明知戰固難免犧牲，然不戰之犧牲更大。不戰犧牲，其結果爲國亡種滅，戰雖犧牲，尙可確立民族復戰之基礎。且下抗戰決心，或可使戰禍洩弭於無形，亦正未可知。能戰乃能言和，不然，步步屈辱，使民族意識日見消沉，國民精神，愈形萎靡。而日人則運用「以華制華」毒計，將見在彼導演之下，漢奸勢力日益伸張，國土不斷淪亡。至國亡之最後階段，或亦有一部份國民，不甘爲亡國奴隸，起而抗戰，然彼時戰爭，已變爲國民與漢奸勢力之戰爭。古今歷史上最悲慘之事。若早日實行抗戰，則國民同仇敵愾之心，必油然而起，縱有甘心爲漢奸者，亦將憐於民族精神之激蕩，而轉化爲愛國志士矣。就今日言，國中主張抗戰者，實居大多數；其意存依賴，或幻想國際戰爭機會之來臨，而主張不戰者，祇極少數人耳。

焦 土 抗 戰

依賴及機會主義，最初以爲純靠外力，即可阻止日人進侵，故以依賴國際爲唯一政策。意謂日俄戰爭，勢所必至，且爲期不遠。而日美日英之太平洋爭霸戰，亦勢所難免。故不如

暫時隱忍。俟國際戰爭起時，為相機收復失地，認為得計。殊不知此種機會心理，完全用於幻想。蓋日本當前目的，祇在侵吞中國，尚無對列強發動戰爭之必要。

先就蘇聯對日言：蘇聯政府上雖感受日之威脅，但尚非其政權致命傷。彼正埋頭建設，對外選用和平外交，其所利在資本主義國家間戰爭爆發，世界革命高漲到臨，然後起乘其敝，絕不願首先對日作戰，冒犯危險。加以德國希特勒虎視西方，更不容蘇聯專心對日。觀於出賣中東路，提議不侵犯條約，對日完全採取防禦姿勢力求妥協，足知其趨向所在。而最近之蒙邊糾紛，亦不過日本假裝反赤姿態，欲博英美同情，為侵吞中國烟幕。

次就英國對日言：英國雖深感日本政治經濟勢力之威迫，雙方對華政策，難求妥協；但英為工商業先進國家，利於保持國際和平原狀，以便支配廣大屬地，而運用經濟勢力，與世抗衡，漸求進展，彼雖不願削弱其在華之市場，惟首先對日作戰，恐尚非其時。加以歐洲糾紛日趨激烈，英國對遠東問題更無暇取積極政策。

更就美國對日言：美國對日經濟關係，更深於對華經濟關係，且其國民素來厭惡戰爭，惟求保持門羅主義，以外交手段，求對外經濟發展。觀其放棄菲律賓，足見其對日遠戰之

是知蘇英美三國尙無對日作戰之決心；而聯合對日，亦因相互間種種矛盾，實理難期。故國際戰爭非無爆發可能；但何時實現，誰亦不能決定。我國若不實行對日抗戰，任日人步步進侵，則不獨他人援我無從，正恐國際戰釁未開，而我已成涸轍之魚，或爲人之殖民地。反之，我能抗戰，必可轉移國際形勢，促使列強積極對日，屆時吾人始可乘機運用，以求民族生存。而摧毀遠東和平及陷中日兩國民族於永劫不復之域者，誰爲禍首，固責有攸歸也。

至於不戰論者，以爲日本國家，一切組織，已臻科學化，尤以軍事爲最，無論戰艦，飛機，我不能望其項背，卽巨砲槍械，我亦難與抗衡。他如經濟建設，交通機構等等，我無一不落彼後。此而言抗戰，無異螳臂當車，敗亡立待。甚至有發爲「三日亡國」之危言，以助長侵略者之氣焰，而毀滅民族自衛之精神。故主張甯可屈辱容忍，祈求妥協。此種以物質肯定一切成敗之論據，不但完全違背孫總理赤手空拳推倒滿清，暨民十五北伐勝利之歷史事實，且亦違背許多以缺乏物質而能戰勝強國之民族戰爭，蓋決定戰爭勝敗之因素，尙有種種，物質不過其中之一，使我能堅決抗戰，則日本軍隊之物質優點，必無以施其所長，而我國

之弱點，却可資以決勝。

先從軍事上言：日軍雖有現代優越之軍備，然以我國廣大之土地，衆多之軍民，兼以交通處處困難，資源全未開發，若能在同一戰略要求之下，廣大民族解放戰爭範圍，軍民合力，處處抵抗，節節抗戰，使敵疲於奔命，無法速結戰局，則以日本在國際之孤立，與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之矛盾，一旦戰爭亘於持久，前途喪失光明，其必自召崩潰燬滅，不待筮測。此種一時戰鬪倖勝，最後戰爭失敗之演變，是爲力與正義，侵略與自衛戰爭之自然歸結，十八世紀法國之拿破崙，及最近德國之威廉第二，卽其先例也。

次從經濟上言：我國雖經濟落後，生產幼稚，然幅員遼闊，民多務農，並無經濟工業重心，一旦戰爭爆發，日軍雖可封鎖我海岸，與我鏖戰于沿海區域，然沿海多係通商口岸，並非生產中心，縱受糜爛，亦不足以斷絕我全民族之生存線，我則農民仍可耕種勞作，力求自足自給。以我國兵民生活之低，忍苦耐勞，是其素習，縱因戰爭而有所犧牲，亦必能奮勉持久。反之，日本雖爲資本主義國家，產業發達，但近來經濟危機，愈形嚴重，赤字財政，超過八萬萬元，國債增加，亦將突破一百萬萬元。他如勞苦大衆生活之艱難，軍需工業之偏在

景氣，世界市場對日貨之排擠，燃料糧秣被軍需品原料之缺乏，在在呈露危視。我若對之持久抗戰，不但彼因之發支出浩繁，負擔壓力，且因中國市場之破壞，及世界市場之被入佔奪，致輸出銳減，生產衰落，農工生活痛苦日深勢，必釀成經濟恐慌，促使其政治鬭爭之激化。

再從政治上言：日本法西斯，左傾思想，自由主義，三者間之衝突，日益尖銳化，其平日政局不安，已痛感難於調解。我若持久抗戰，其國內變化必愈激進，勢必爆發政治之紛亂，致戰爭不能進行。我則因被侵略之故，在整個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民必能一致團結，以鞏固政治組織之基礎。

更就國際上言：列強雖無發動對日戰爭之決心，但日本國際環境，已陷孤立。我若實行抗戰，自可取得列強之同情與援助；而日因戰我過久，實力衰弱，亦必易被列強乘其後，而受人制服。故從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國際上將敵我雙方，詳加比較，足知戰爭不獨無必敗之理由，且最後勝利必歸我國，可以斷言。

焦 土 抗 戰

今爲復興民族計，非抗戰難期實現。或謂戰爭結果，將毀滅文化，故甯忍辱屈服，非至最後關頭，不輕於抗戰者，此言如非別有用心，必係認識不足。蓋文化爲民族生存命脈，一

焦 士 抗 戰

國文化之價值，視其能否保障民族之生存發展以爲衡。吾國文化，已呈停滯狀態，促其改進，實爲今日民族自救中之主要工作。而最有效之改進手段，則莫過於自衛戰爭，因戰爭最足以轉變民族生活故也。從積極方面言，依「文化卽生活」之義，則民族生活之轉變，亦卽文化之轉變。考之世界歷史，凡戰爭最多之時代，卽文化最激進之時代。遠之如我國之春秋戰國，及歐洲之古羅馬帝國；近之如十九世紀之歐洲，皆其先例，反之，無力自衛之民族，亦卽文化衰落之民族。如今日之埃及印度，可爲殷鑒。

故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與創造前進之文化，皆非於此時發動民族自衛戰爭不爲功。從消極方面言，一國文化之保持，必有賴乎國家政治之獨立與自主，古今中外，從未有失却獨立自主之國家，而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者。吾國對日屈辱，無異自毀民族文化，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付絲毫代價，毀我國家，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謂「戰爭毀文化」者，殆亦心死之儔歟？

更爲求中日問題最後和平解決計，尤非抗戰不可。吾人敵人爲日本之侵略主義者，而非日本人民之全體。對同種同文之日本民族，及被現制度所壓迫之日本民衆，吾人固具萬分同

情。對真正了解如何創造遠東和平之日本人士，及努力爲其人民求解放之日本志士，吾人亦深具敬意。但必須吾人能堅決抗戰，自立自存，並藉以促使能真正代表日本人民之日本政府出現，然後始能在平等互助原則下，確立兩國之合理關係耳。

由上之種種論列，可見中國之生死存亡，全繫于中國本身之能否抗戰，而戰爭之勝敗，又在於精神力量之是否能充分運用，非純在物質力量之比較與追求，換言之，中國之興亡，全在我國大多數軍民之能否覺悟，與軍政當局之能否領導。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戰之精神，毅然決然爲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奮鬥之一點而已。歐戰後凱末爾及其幹部以其卓越之革命精神，領導國民，爲民族解放而犧牲，堅決奮鬥，卒能戰勝強敵，復興本國，自助天助，史實昭然，殊足發吾人深省也。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李宗仁

於茲中日外交談判迄無結果，而綏東敵僞又大舉進攻之今日，東方雜誌社同人適以如何復興民族一題，索文於余，爰特不揣諳陋，略陳吾人對於此一問題之管見，並以就商於我海內外愛國人士：

吾人以爲中華民族當前之最緊迫問題，已非如何復興問題，而實爲如何救亡問題，蓋我民族在日本軍閥瘋狂侵略與不斷進攻之下，降至今日，實已屆於最後生死存亡關頭，吾人今茲所亟欲探論者，尙不在於侈談復興民族之任何政治主張或五年十年之遠大經濟計劃，目前唯一要求，即在如何集中全國人力物力以搶救此行將覆亡之國家民族耳！

(一)

溯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爲時已五年有半，於此悠久之歲月中，吾人所得之慘痛歷史

教訓爲何，一言以蔽之曰，不抵抗論爲一切民族危機之厲階耳！昔總理以知易行難之學說，爲革命之障礙，吾人今日則不能不承認此種不抵抗論，實爲中華民族解放之障礙，蓋在不抵抗論之下，國家領土主權之喪失，已達三分之一，人民之被割裂已達五分之一，而民族精神上與國民人格上所蒙受之損害，則更不可以數計，是不抵抗論一日不放棄，恐中華民族將無解放之一日，更無復興之一日！

夷考此種不抵抗論之產生，不外基於下列各種觀點，第一，認爲國際條約正義公理之可恃，故吾人與其自力犧牲抵抗，毋甯向國際列強申訴，或乞靈於國聯盟約，或乞靈於華盛頓公約或凱洛公約，期能在國際勢力干涉之下，以確保中國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第二，認爲日本以蕞爾小國，決不能併吞中國全土，其侵略慾望，或僅在於邊疆局部利益，一俟慾望滿足，中日關係即可調整，第三，認爲中國國力不充，實不堪與日本一戰，與其抗戰召亡，毋甯忍辱和平，徐圖準備；第四，認爲中國內部尙未臻於統一，共匪尙未肅清，實不能與日本作戰，必須俟內部澈底安定，然後始能對外；第五，認爲日俄，日英，日美之衝突日益尖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爆發當在不遠，故中國此時必須隱忍自重，以徐待國際機會之到來。甚

於上述各種觀念之交互錯錯，於是構成中國數年來不抵抗之事實。

然則此種不抵抗論之觀點，果屬正確無誤乎？根據五年來事實之昭示，國際聯盟固無力解決中日糾紛，而華盛頓條約，凱洛格公約，在日本軍閥槍口之前，更悉已化為灰燼，中國所晨夕祈求之英美聯合干涉行動，亦迄未見諸事實，是所謂國際條約正義公理者，果可恃乎？日本之發動瀋陽事變，中國曾滿望其侵略至山海關而止，曾幾何時，而熱河事變復起，熱河失陷，中國曾滿望其侵略至長城而止，未幾而平津告危，未幾而冀東政府產生，未幾而察北六縣失陷，未幾而今日之綏東問題又告緊張矣。吾人以土地權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是日人之侵略慾望，果能使其滿足乎？日人之侵略目標，果能劃一止境乎？中國之國力固不及日本，一切固亟須準備，但我準備，敵獨不準備乎？敵人以優越之產業經濟基礎，益以科學人才技術之發達，其準備速度能遠在吾人之下乎？况我國家領土，日在肢削；人口居民，日在割裂；國家資源，日在淪喪；國家主權，日被限制；我欲維持關稅完整，而敵人則以走私權毀之；我欲發揚民族精神，而敵人則以根絕排日思想壓抑之；我欲利用外資，而敵人則以反對國際援華阻撓之；我欲完成國防，而敵人則以不駐兵區域或所謂特殊區

域限制之。比及今日，我國一舉一動，罔不在其嚴厲干涉監視之中，國民經濟日益衰落，民族精神日益頹喪，以此而言準備，果何有於實際乎？九一八事變以還，中國政局早經統一，其所以未臻精神上之團結一致者，徒以對日政策未能舉國一致耳，共匪問題，純為國民經濟破產之象徵，中國一日在日本軍閥鐵蹄之下，中國國民經濟即一日不能健全發展，國民經濟一日不能健全發展，共匪問題即一日不能肅清，吾人以爲欲完成中國實際上之統一，必須首先發動舉國一致之抗戰，欲澈底肅清共匪，尤必須首先解除日本所加於中國國民經濟之損害，質言之，即必須以抗日爲達到統一及澈底肅清匪共之先決條件耳。至英，美，俄對日本在遠東之活動雖極不滿，但在現階段均無對日本發動戰爭之必要，則似可斷言。美國今日尚在埋頭於經濟之整理與軍備之擴充，對遠東問題仍固守其緘默政策，且對日經濟關係較對華尤爲密切，更無因中國問題對日決裂之理；英國在華利益雖感受日本威脅，但以最近阿比西尼亞之淪亡，西班牙叛亂之擴大，歐陸法西斯陣線之組成，在在均使其在歐陸之地位日感困難，故其對遠東政策，尙不能不遷就日本，苟安現狀，其不能與日本斷然決裂，自不待論；蘇俄在世界法西斯蒂勢力高張及日德反共協定威脅之前，自處之唯一策略，仍在繼續和平外

交，鞏固國防，以保障社會主義之建設，其無與日本開戰需要，亦至為明顯；同時日本現階段策略，亦僅在以全力征服中國，對英對美尚不請求調整，對俄亦不外虛張聲勢，其無對英，美，俄直接挑戰企圖，更屬顯見，於此國際形勢之下，吾人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待國際機會之到來，恐世界戰爭尚未爆發；而中國則已成爲涸鮒矣。

(二)

不抵抗論在理論上之價值已如上述，吾人試一檢討其在事實上所產生之效果，果何如乎？

第一，不抵抗結果，適足誘致日本軍閥對華之無厭進攻；日本基於其立國先天之不足，與其內部社會危機之深刻，國際關係之孤立，其對華侵略實抱有若干機會倖倖心理，換言之，即慣用恐嚇欺騙手段，以實現其所謂「不戰而勝」之原則，初無與中國爲大規模戰爭之企圖，更無以武力戰勝中國之絕對勝算。觀其歷來侵略步驟之張弛，當與中國民族反抗情緒之高下成反比例，而其手段之強硬與軟弱，亦適成曲線發展，即其明證。嚮使中國於其侵略之開端，即明白宣示抵抗決心，並發動舉國一致之「戰」，則日本鑒於形勢之惡劣，與支付代價

之邊陲，其侵略野心或可戢於無形，最低限度亦必不至如今日之肆無忌憚，無如瀋陽變起我不戰而喪失數百萬方里之土地，上海之役，熱河之役，長城各口之役，察北之役，我又以局部抗戰而致失敗，坐令敵人以最有限度之犧牲而獲得最大限度效果。自茲而後，敵更偵知我無抗戰決心，予取予求，永無止境。向之需要飛機坦克以攻取者，今竟以一紙要求而獲實現矣；向之需要海陸空軍動員者，今則以一武官或一浪人亦可隨意要挾矣；冀東二十餘縣之割裂，察北六縣之佔領，華北經濟實權之攫取，凡此種種，無一不在「不戰而勝之原則下實現，無怪土肥原有「不費一兵，不耗一彈，又增加帝國數千萬方里土地」之壯語。且也，日本軍閥對外之冒險行動，早已召致國內和平民衆之反抗，社會危機，日益顯著，但以中國不抵抗之結果，坐令日本軍閥對外獲得意外勝利，以彌縫其在國內之種種危機，馴至今日，漫假日本軍閥認爲對中國無止境之侵略，實爲在國內戰勝政敵消解社會矛盾之唯一利器，於是廣田三原則問題，防共問題，華北特殊地位問題，綏東問題，遂紛至沓來，而成爲今日無法解決之夙弊。

第二，不抵抗結果，適足促成中華民族之分裂運動與漢奸國賊之不斷產生；日本征服中

所謂全國總動員的意義，簡單說來，就以軍事的需要為中心，將全國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一齊動員起來，以充實作戰的力量。在抗戰的過程中，一切不適用於抗戰需要的政治機構或經濟組織，都必須加以改革或調整，而一般人民的民族意識與文化程度必須加速提高，務使全國上下，一致團結起來，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嚴密的戰鬥團體。凡屬我們的領土，無所謂前方與後方之分，要使隨地皆可以為抗戰的疆場。凡屬我們的國民，也無所謂戰鬥員與非戰鬥員之別，要使人人皆為抗敵的戰士。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之下，將全國的人力物力集中起來，凝結為一條鞏固的抗戰陣線。所謂全國總動員的意義即在於此。

可是，中國自從實行全面的抗戰以來，迄今已達數月之久，而我們的動員依然只限於軍事上的動員，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各方面，雖不能說毫無變更，但距離抗戰的需要尚遠，距離全國總動員的意義尤遠！在抗戰的過程中，我們隨地都可以看出軍事與政治的脫節，人民與政府的脫節，前方與後方的脫節。甚至軍隊本身，在上級與下級之間，左翼與右翼之間，也屢屢呈現脫節的現象。以如此鬆懈的組織而欲戰勝當前的大敵，甯不憂乎其難！

我們現時還只踏進全面戰及持久戰的第一步，「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為了爭抗戰勝

意志，但在不抵抗之環境下，民族意志之日趨消沉，實爲極自然之結果。吾人試一回想五四，五卅乃至九一八石時之大規模民衆運動，殆已久不復見，而在帶甲學頭下之所謂親善提攜，更給予民族精神上之莫大之損害。此種民族意志消沉之結果，一方面則爲漢奸國賊之不斷產生，另一方面則爲民族精神之無法表現，降及今日，敵人猶以爲未足，更要求所謂根絕排日思想，取締抗日救國運動，及修改教科書等，使其詭計果售，則中華民族唯一抵抗侵略之精神上武裝，亦將永遠解除矣。

第四，不抵抗之結果，適足使國防物質準備之基礎日趨幻滅；居今日而言國防物質之準備，當首在發展一般國民經濟，其次則在振興與軍事有關之產業，其次則在控制糧食，其次則在發展交通，其次則在繁殖人口與保護勞動力。但中國目前在日本高度壓迫剝削之下，苟不能奮起抵抗，解除其所加於中國經濟之桎梏，則不但未來國防物質之準備無法充實，即現有微弱之準備基礎，亦必日趨幻滅，何以言之，吾人試就一般國民經濟而論，民國二十三年以來，日本對華貿易即呈飛躍發展，除東北與日本之鉅額貿易不計外，日本對華貿易亦僅次於美國而遠駕於英國之上，日貨在華之傾銷，不特已摧毀英美在華之市場，抑且已摧毀我民

族工業市場，加以最近大規模之走私，破壞我國稅完整，強制我賤價原料之輸出，割裂我華北經濟實權等，在在均使我國國民經濟陷於破產。至於軍事產業，則中國大部份之煤鐵開採權，均操于日人之手，而出產煤鐵最豐富之華北，且放在日本之侵佔宰割之中；至於糧食，則在日本原料政策之下，中國糧食生產，益感不足，致米糧之輸入竟佔我國入口之首位；至於交通，則華北鐵道之樞紐已爲日本所控制，華北之航空權近亦落於日本掌握；至於人口，則已有八千餘萬之中國同胞淪爲日本奴隸，中國所喪失之勞力，幾等于日本國民之總量。根據上列簡略分析，吾人可得一明顯之認識，即中國今日不談國防之物質準備則已，如欲完成國防之物質準備，舍立即抗日外，實無他途。

(三)

如上所述，用知今日中華民族當前之唯一出路，唯有立即對日抗戰，唯有立即發動全國一致之抗戰，以民族解放戰爭，答覆日本之無辜侵略，以民族鐵血，粉碎日本帝國主義之鎖鏈，惟有如此，始能阻遏日本軍閥之侵略野心，獲取中日間真正和平；唯有如此，始能阻止中國之漢奸活動，鞏固全民族救亡之聯合陣線，亦唯有如此，始能建立民族精神上物質上之

準備基礎，強化國防力量。今請進而分析中日作戰之客觀形勢，以把握戰爭前途：

第一，從軍事方面觀察：中國軍事設備雖較遜日本，但戰爭勝負之決定，非純賴軍事設備，如純以軍事設備論斷戰爭勝負，則吾人殊無法解釋歷史上無數以少勝多以弱敵強之革命戰爭之事實，即對總理以赤手空拳推翻滿清，民國十五年北伐之勝利以及十九路軍二十九軍上海，長城諸役之獲勝，吾人亦不能想像。他如阿北西尼亞以不堪一擊之軍事設備，而與動員數十萬最新式海陸空軍之意大利相角逐，竟能抗戰至八月之久，前此摩洛哥里夫民族之叛變，以毫無軍事設備之基礎，而當擁有世界最優秀軍備之法蘭西與西班牙聯合進攻，抗戰竟達數年以上，如此事實，吾人亦決無法理解。是知革命戰爭勝利之主要條件厥在被壓迫者之堅決犧牲精神，軍事設備，不過其次焉者耳。在未來之中日戰爭中，中華民族居於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踴躍奮發，萬眾一心，而日本之告奮勇者，將僅爲少數野心軍閥，大多數國民必處於消極甚而至反抗之地位，此中勝負之數，已不難立判。況就純軍事觀點而言，日本常備兵力不過二十餘萬，戰時可以動員者亦不過五百萬；中國之常備兵力，合民團計算當不下四百萬，而戰時可以動員者，至少可達五千萬，此在軍事動員方面較日本多至十倍以上者一。

中國軍隊久經戰爭，且能忍苦耐勞，日本軍隊既缺乏戰爭實地經驗，且平日養尊處優，不慣勞苦，此中國軍隊之質量較優於日本者二；中日戰爭一經爆發，日本利在速戰，而中國則以持久戰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戰，而中國則以游擊戰擾之，日本利攻佔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則利用內陸及堅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此中國在戰略上較日本便於運用者三；加以中國交通不便，資源未盡開發，經濟未能集中，我若軍民協力，憑險抵抗，步步作戰，則敵必疲於奔命，無法連結戰局，戰局一經延長，則日本內部及其國際關係上之矛盾，將日益擴大，最後結果，必陷於空前慘敗而為拿破命，威廉第二之續。

第二，從經濟方面觀察：近年來日本經濟在表面上雖呈現繁榮，但其實際亦不過偏在于軍事景氣。基於資本經濟先天營養之不足，軍費之過度膨脹，以及歐，美列強對於日貨之排斥，使此種軍事景氣之內面，更包含極危險之因素，例如國債之負擔已突破百萬萬元，年度之赤字財政亦達七八萬萬元，他如市場之日趨狹隘，原料供給之日感困難，工農生活之日趨貧困，均其最顯著者，過去此種危機，尚因滿洲之佔領與華北之宰割，獲得局部救濟，但中日一旦開戰，則其危機之擴大，當不難立見，據專家估計，只須中國能全部鎖閉市場，並斷

絕其煤鐵資源之榨取，即不難致日本軍閥之死命；但在戰爭中英美列強尚可躡於其後乎？至我國經濟本不發達，主要生產方式尙停滯於農業與手工業階段，職是之故，中國在戰爭中尙有下列優點：第一，中國生產重心尙未集中都市，即令敵人將沿海重要都市佔領或燬壞，於中國經濟並無致命打擊；第二，中國人民生活簡單，且大多數均以務農爲生，即令在戰爭中遭受敵人封鎖，但日常生活尙可自給自足；第三，中國士兵慾望單純，生活刻苦，且在民族高潮激勵之下，軍需給養，更能適用最經濟之辦法，至日本方面，則勞師襲遠，供應耗繁，苟於最短期不能結束戰局，則其經濟力必不勝負担，而其政治危機與社會矛盾亦必迅速爆發無疑。

第三，從政治方面觀察：由於日本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及其對外瘋狂侵略之結果，一方面則形成大多數工農生活之貧困，另一方面則形成法西斯蒂運動之抬頭，社會左右兩極端勢力之衝突。議會民主政治之沒落，軍閥與政黨財閥之鬥爭，軍閥內部各派之軋礫，在在均使日本政局陷於極度不安，而五一五，二二六之事變，更顯示日本政治危機已即陷於大破滅之前夕。現時所恃以緩和危機苟維現狀者，僅在因中國之不抵抗所獲得之意外勝利耳，苟中國一

且奮起抵抗，給予日本侵略勢力以打擊，或使其支付高度代價，則日本內部之社會革命乃至台灣，朝鮮等之殖民地革命，均必乘時而起，反之，中國對日本之抗戰，則係被壓迫民族之自衛戰爭，在爭整個民族生存解放之目標下，中國各方面力量必能鞏固團結，民族救亡之聯合陣線，亦必迅速發展，除極少數漢奸國賊外，將見每一國民，不論其主義信仰何如，不論其政治派別何如，均必在抗戰救亡之目標下，共同奮鬥，此種政治上之優越條件，當遠非敵人所能及。

第四，從國際方面觀察：以現時國際關係而論，英，美，俄各國雖無與日本直接作戰之企圖，但以日本遠東勢力急劇膨脹結果，與英，美，俄衝突日益激化，此則爲不可否認事實，加以日本年來公然撕毀華盛頓條約，宣告海約無效，退盼國聯以及簽訂日德日意侵略協定等，在在均使英美感受威脅，而尤以法蘇領導之和平陣線，更遭受正面打擊，凡此均足使日本在國際關係上之矛盾日趨擴大，浸假而成爲全世界人類和平之公敵。吾人苟能奮起抵抗，同時能對國際關係作有利之運用，則若英，若美，若法，若俄乃至國聯，均必能予吾人以有效之援助，至低限度，亦必運用國際間之道德，輿論，乃至經濟上之力量，予侵略者以制裁

。彼阿比西尼亞因能奮起抗敵，故能得英法及國聯之援助；彼西班牙人民陣線，因能抗戰不屈，故能得法俄暨全世界人之同情，天助自助，史實昭然，斷未有不自力奮鬥而能坐待他人之援手者。昔胡展堂先生有言：「國聯不可恃，列強不可恃，聯英聯美不可恃，可恃者唯以自力抵抗耳，能以自力抵抗，則國聯可恃，聯英聯美之亦可恃。」矧列強對華均有極密切之經濟依存關係，能長期坐視中國之廣大市場悉燬於日人之砲火乎？

(四)

總上論列，吾人可得一簡單結論，即中華民族當前之絕大危機，不在於日本之不斷侵略，而在於中國無止境之退讓；不在於侵略者之不可抵抗或不能抵抗，而在於被侵略者之不抵抗。故今日而欲復興民族，當自澈底放棄過去之退讓政策與不抵抗論始。

吾人亦深知抵抗之結果，中華民族或不免重大流血犧牲；但此種流血犧牲，將必然以民族之獨立解放為其代價；而不抵抗之結果，則適足亡國。吾人須知任何民族凡不準備流盡最後一滴血以抵抗暴力之侵略者，其結果皆除卻為強者之奴隸牛馬外無他途，今我民族在日本暴力摧殘宰割之下，人民生活實與奴隸牛馬無異，其一種悲慘抑鬱之亡國境象，幾非言語筆

墨之所能形容，吾人尙不欲流盡最後一滴血以爭此民族之光榮生存乎？

抑有言者，吾人果能舉國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爲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則其結果，或竟能促成日本國民之覺悟，起而反對其軍閥之冒險行動，以避免中日兩大民族之大流血，亦正未可知。

總之，吾人今日抗戰則存，不戰則亡，戰固不免犧牲，而不戰之犧牲更大，戰或可以倖致和平，不戰則絕無和平餘地，事理至明，無待編筮。深願我舉國上下，一致警惕，本精誠團結之精神，作犧牲抗戰之準備，則民族復興前途其庶有焉乎！

焦土抗戰的主張與實踐

李宗仁

一，引言

大家都知道對日實行焦土抗戰，是我們數年來的一貫主張；現在這種主張，已經踏進了實踐的階段，自然使我們覺得非常痛快，非常興奮，不過這一次抗戰，意義極其重大，抗戰的勝敗，不但要決定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生死存在，而且將於東亞大局和世界大勢、都要給與很重大的影響，所口這次抗戰，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世界人類的一件大事，要堅定我們對於抗戰的信念，強化我們捨身戰鬥的精神，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那我們應該深澈了解焦土抗戰主張的內容，和最近實踐的經過。

一一，焦土抗戰的必要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們對於國事便決定了兩個基本信念，其一，是積極進行本省建

設，尤其要加緊國防建設，積極訓練民團，實行徵兵制度，爲國家造成對日抗戰的基礎。其二，是對國內政治問題，主張和平團結，以精誠感動中央，強化其對日政策，使能走上積極抗戰的道路。到了去年，我鑒於民族危機的嚴重，曾於四月間發表談話，力說焦土抗戰的必要。後來，爲要求這個主張之實踐，更有六一運動的發動。

要知道我們主張以焦土抗戰爲對日國策，那是曾經爲了國家民族作深長的考慮，才決定下來的。這五六年來，日本步步侵略，目的在以妥當步驟，併吞整個中國；我們要是繼續退讓，不敢抗戰，結果只有亡國。如果主張要待國際大戰爆發，我們才乘機對日抗戰，那恐怕機會還沒到來，而我們因退讓的結果，國家已先亡於日了。而且要是我國能抱最大決心，對日實行焦土抗戰，那麼，中日雙方在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國際形勢上比較起來，我方都佔優勢，結果，我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關於這種理由，我在以前都詳細說過了。現在且就中國民族演變的大勢上，再向各位說明一番，使大家澈底明白，何以必須實行焦土抗戰，才能救亡圖存，並明白到何以實行焦土抗戰，結果，必能復興民族。

這一二百年來的世界，是民族鬥爭最劇烈的時代：在這時代中，民族解放，成爲普遍世

界的大潮流。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只要固有的基礎，不是十分薄弱，而能逐漸覺悟，努力向前奮鬥，那麼，無論所受壓迫如何嚴重，到了一定階段，結果，必能達到解放的目的。我們中華民族，無論在人口上，文化上，領土上說，都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民族的固有基礎，是雄厚的；民族潛意力，是至強大的。這一百年以來，我民族本身就逐漸變化，極力向現代化的目標前進。到了現階段，正是一切都準備妥當，快達目標的時候，在這時候，民族的氣魄，正如旭日初升，求生的意志最熱烈，奮鬥的氣力最頑強。所以我民族必須拾起頭來，成立爲一個獨立自由的民族，實已成爲世界上的一種大勢，任何力量，也是不能阻止的。

我們試看在百數十年前，德國的日耳曼民族，受法國拿破崙蹂躪不堪；然而日耳曼民族於重大壓迫之下，發奮圖強，卒能轉向復興的道路，打敗法國，組織自由獨立的德意志帝國，又如七八年前的意大利，國內四分五裂，受奧國蹂躪侮辱，悲慘萬分。但是加富爾以一塊狹小的地方作根據，對內喚起國民，對外運用外交，終於能够以少數軍隊，打败了武器優越的奧國軍隊，造成意大利復興的大業，又如土耳其，不是稱爲遠東病夫了嗎？土國積弱數百

年，參加歐戰失敗後，領土被人割，要塞被人佔領，武裝被人解除，簡直不成一國了。但是凱末爾登高一呼，組織些殘兵敗卒。分運用那些靈劣的兵器，毅然不顧成敗，和軍器犀利希臘軍隊作戰，最初，連戰連敗，幾乎不支能持；但他們精神奮發，意志堅決，最後竟能轉敗為勝，使希臘一敗塗地，英國因之由前倨而後恭，以平等相待，土國解放大業，於以完成，我們看這三國解放的歷史就他們的武力和物質來說，是絕不足以和他們的敵人比較；然而他們都能戰勝敵人，得到最後勝利。這固然是由於他們民族解放領導者主觀上運用得當，也因為民族解放的大勢一到了，自然非達到成功的目的不止，誰也不能再來阻止了。

我國立國基礎的雄厚，實為以前的德，意，土等國所不及，而我國民的覺悟，精神的團結，奮鬥意志的強烈，實已達到了一切民族復興時期的狀態。德，意，土等國，都能戰勝強敵，得到解放。那我國必能戰勝日本，復興民族，是必然的。所以不管日本的軍器如何優越，也不問一時戰爭的得失如何，但是各位要明白，中國要復興，這是世界上的大勢，誰也不能阻止，最後的勝利，必歸中國。不過歷史的事實又告訴我們，一切民族復興，都要經過一場堅苦卓絕的抗戰，才能達到目的。這因為在客觀方面，受了強敵壓迫，不實行抗戰，自然

無從救亡圖存，而在主觀方面，爲有實行抗戰，才能凝結國民精神，鞭策國民意志，使社會生機勃發，勇猛邁進，一往無前，非達到復興的目的不止。所以到了應當抗戰的時候而不抗戰，不但領土主權要被人吞併，且結果必阻塞國民前進的精神，摧殘民族復興的意志，使民族日陷於消沉墮落之境。反之，看清了民族復興大勢的到來，針對着敵人的壓迫，以大無畏之精神，毅然抗戰，那結果必能戰勝敵人，同時，並能鞭策民族，使之作一大飛躍，一舉而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大使命，我們所以主張對日實行焦土抗戰，並且對於抗戰前途，覺得非常樂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理由，也就在這裏。

三，焦土戰的意義

我們所以要主張焦土抗戰，固然是迫於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得不這樣，同時也是因爲看見這五六年來日本侵略我國所用的策略，及我國應付的失敗，覺得非實行焦土抗戰，不足以救亡圖存，所謂焦土抗戰，具有三個要義。

第一，是要實行全面抗戰。即是要總動員全國所有的力量，對日展開全線的自衛戰爭。日本侵略的目的，既在滅亡整個中國：那麼，對日全面戰爭之實踐，遲早爲不可避免的事實。

。日本併吞中國的目的，而策略上運用優勢的武力，向我作局部的進攻，我若局部應戰，必不免於喪師失地，結果，日本可以步步進攻，步步充實其侵略力量，我則步步退讓，步步喪失其自衛的力量。若能全面抗戰，不使日本有步步充實其力量的餘暇，用中國人打中國人，奪中國的資源用以銷滅我們抗戰的力量，則我能用全力與日周旋，日本則因顧慮太多，難以全力向我，則勝利必歸我國，無待預卜。至最近事實，已判明日本向我展開全面侵略戰，我國必須全面應戰，更屬不成問題。

第二，要實行政攻擊戰，就是要進行戰爭的任務，以克服敵人，易抵抗為戰爭，以攻擊代替防禦。我國對日戰爭，若僅僅取抵抗防禦的方式，彼戰則戰，彼停則停，彼進攻這一方面，我才應戰，彼防守那一方面，我却坐觀，那麼，日本就完全站在主動的地位，我國完全站在被動的地位，這在全部戰略上是頂失算的。我們要下全面抗戰的決心，當然要易抵抗為戰爭，從被動地位換為主動地位，以攻擊精神代替防禦精神，這樣，才能克服敵人，奪取最後的勝利。

第三，要實行持久戰。就是要不惜重大犧牲，對日作不斷的長期抗戰，不達勝利的目的

不止，日本的軍事設備，雖優于我，但他們國力有限，而強敵在後，所以對我作戰，以速戰速決爲有利。我們實行持久抗戰，絕不屈服，使他們消耗過鉅，補償毫無，那麼，他們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及國際環境上的危機，必一齊爆發，而陷於窘迫險惡的境地，結果，對華軍事，非全部潰敗不可。

四，土抗戰與六一運動

以上所說的焦土抗戰主張的內容：現在說到焦土抗戰主張實踐的經過。去年我們所發動的六一抗戰運動，其唯一目標，即在於要求焦土抗戰主張之實踐。這次運動，意義有二，其一，是要求中央堅決確定焦土抗戰的國策，統一全國意志，實行實踐，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二，即求中國內部和平團結，強化民族統一救亡力量，以期焦土抗戰主張之易於貫徹。

六一抗日運動，備受日本國主義及帝一切漢奸賣國賊嫉視怨恨，他們竭力造謠中傷，挑撥離間，希圖加以破壞。而在運動開展之初，中央方面也不免有所誤會，但因為我們動機의 純潔，態度的光明，抗日主張的堅定，而全省軍民上下又能團結一致，艱苦奮鬥，始終不渝，所以結果能博得全國民衆的同情擁護，中央方面也終於轉變態度，予以諒解。於是，既能

貫徹我們要求和平團結，反對內戰的固有主張，同時，對我們要求確定焦土抗戰為今後對日國策的主張，也蒙中央明白接受。

六一運動，對我國一年來內外局勢的演進，影響很大。第一個影響，即由六兵一運動的刺激鼓勵，使中國民族意識普遍覺醒，和全國民衆抗日情緒，空前高漲。第二個影響，就是使中央確定了焦土抗戰的國策，積極準備實踐，而對日外交，從此也日趨強硬，另一方面，則使日本認識到中國民族的對外精神，已有飛躍的進步，已非日本過去所用不戰而勝的狡計，所能收效。由此兩方面影響的交互演進，乃導成最近抗戰局面的開展。第三個影響，就是促進中國民族內部的澈底諒解，與和平團結，強化民族救亡力量，因為六一運動後，中央能够定焦土抗戰的國策，所以對於一切抗戰力量，就感有消除懷疑，與之融合團結的必要。一切要求抗日的力量，鑒於中央對外抗戰，對內要求團結，當然要由諒解而信賴，願貢獻所有一切，聽候中央領導。像這樣由共信而互信的心理，就是消除內戰，造成和平團結的基礎。故中央與地方關係之增進，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中國共產黨最近宣言信仰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及紅軍組織，受中國國民黨領導，參加抗日也無非是這種和平團結的漸流所造成的結

五、焦土抗戰的實踐及其前途的展望

我們所以主張焦土抗戰，根本即由于日本壓迫，使我們要救亡圖存，不得不下此決心。最近焦土抗戰主張之實踐，也是由於日本向我展開全面侵略的結果。

自盧溝橋事件發生，日本假言不使事體擴大，以欺騙世界，實際上則實行動員，支出鉅量軍費，大規模的調遣軍隊到華北上海，表明了他這次侵略，絕不是局部的，而是決心向我全面進攻。我們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就極力主張，實行焦土抗戰的時機，已刻不容緩，到了八月初旬，時局達到了非常嚴重的階段，副總司令乃躬赴南京，和中央當局會商一切：結果，焦土抗戰的主張，蒙中央當局以最大的決心，付之實踐。

這一次抗戰，事實上已展開了全面戰和攻擊戰，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從戰爭展開到現在，已經有了兩個月的時間，觀察到這一段抗戰的經過情形，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從雙方的精神上比較起來，我們實在站在絕對優勝的地位，戰事展開以後，全國軍政領袖，無論在朝在野，都精誠團結，不分彼此，共為國家努力奮鬥。全國國民，也都敢

懷同仇，不分彼此，精神振奮，忍受犧牲，一方面踴躍輸捐，熱烈贊助戰事，一方面都能服從政府指揮，沉着工作，維持社會秩序，說到軍隊方面，各地駐軍，一奉到政府命令，立即開赴前線，慷慨爭前，認為莫大的光榮，至於在前方作戰的將士，無論陸軍空軍，其英勇作戰，堅決犧牲的本身精神，真是歷史上所少見，全世界也都為之感動驚嘆，日本方面，國內反戰運動，日趨激烈，國民逃避徵兵，非常之多，以前日俄戰爭時，日本士兵家屬，都祈禱他們的子弟戰死，這一次所囑咐他們子弟的，却是要子弟能够避免戰死，在日本的人，看見日本徵兵出發，神氣非常頹喪，簡直像豬赴屠場一樣，因此，他們開到我國來作戰的士兵，大都鬥志毫無，他們退縮畏却，不願死戰的心理，在每次戰役中，都暴露無遺，所以有人說，日本這次作戰，其國民及士兵的作戰精神，遠不及日俄戰時的俄國，而我國國民及士兵的作戰精神，却比日俄戰時的日本，有過之無不及。這話也是事實，從這點觀察，抗戰前途勝利必歸於我，是可以斷言的。

現從戰事的經過上來比較；抗戰展開，至今將近兩個月，日本盡其所能，動員了數十萬陸軍，一二百戰艦，和千數百架飛機，開到我國來作戰，結果，僅僅在華北方面，奪得幾個

地方，而每奪一個地方，必經我軍長期英勇的戰鬥，使他們遭到出乎意外的重大犧牲。在上海方面，他們經過了兩個月的長期苦鬥，支付了無數的代價，還是繼續失敗，不能佔到戰場上的優勢，統計日寇作戰至今，飛機被我擊燬的，有百餘架之多，飛行人員死亡被俘的，有四五百人之衆，陸軍傷亡的至少在七八萬人以上，上海一地，他們傷亡至少有三萬人，最近山西平型關之戰，日寇板垣師團，幾全部覆沒，死亡和被俘的，在兩萬人以上。至於開戰至今，他們因為轟了軍火的消耗，以掩護其士兵作戰精神的衰弱，所以軍火消耗量的鉅大，更是不可計量。我方的犧牲損失，無論那一方面，比較敵軍還是少得多。日寇的企圖，原在速戰速決；至今這種企圖，可說是已經失敗，我方已經能够按照原定的計畫，展開了持久抗戰的局面，所以日寇雖能在華北奪取^去了幾個地方，在戰略的形式上似乎得到不利，而在戰略的實質上，他們在兩個月的短時間遭受重大的犧牲，而作戰的根本要求，又已失敗，所謂是軍威的威名，在世界觀察家的眼中，實在一落千丈，戰事前途，我方佔了優勢，是很明白的。

再從國際形勢上比較；日本國際地位，本來很孤立，他最近所引為興國的，不過是德意兩國。但最近我們接到消息，自開戰以後，德意對日態度，有了不少的轉變，德國因為看見

日本動員了大部份力量來侵略中國，被中國打得進展毫無，知道日本軍力實不中用，斷無進攻蘇聯的可能。德國內外形勢的困難，尚不能發動對蘇戰爭，既知道日本不能大助於德，自不願徒然幫助日本侵華，而犧牲其對華的商業利益，因此，日本雖然極力活動，要求強化日德防共協定，德國對此態度，却很冷淡，駐華德大使抗議日本轟炸南京，亦可以窺見德國的趨向，至於意大利與日勾結也不過是利用日本以牽制英國，意國本沒有幫助日本侵華，犧牲其對華商業利益的必要，最近日本要來意國訂立防共協定，慕沙里尼就表示反對。關係德意對日轉變態度的消息，我們在道理上來推測，也覺得很有可能的。至我國方面的國際關係，最近訂立的中蘇不侵犯條約，確立了兩個友善的關係，對於我們的抗敵力量，增強了不少，英法諸國，本來都反對日本侵華，同情我國抗戰的。最近日本不顧國際公法，拚命轟炸我國平民，這種慘無人道的野蠻行動，已引起了國際公憤。國聯一致通過了譴責日本轟炸我國平民的議案，英美兩國國民，及社會團體，更進行抵制日本的運動，並且一天天的擴大起來，日本非法封鎖我海岸沿線，已引起英法諸國的巨大不安。各國抗議日本轟炸南京，上海法軍也拒絕日軍假道法租界進攻我軍，都可見列強對日憤恨態度。而英法當局，也正在互

相商量，有以實際行動對付日本的醞釀，這種種情形，於我國都是有利的。今後只要我們繼續抗戰，表現英勇不屈的精神，予敵人以更重大的打擊，結果，必能使英美法諸國的對日態度，日趨積極。總之，在國際形勢上，我國優勢地位，必日愈增高，這是可以斷言的。

六，我們的自信與自勉

這兩個月來的形勢，我國在各方面的優勢，都逐漸增加，但最後勝利的獲得，還要我們能够持久作戰。據中央方面的計劃，我國所有的軍力，財力，用於抗戰的，至少可支持一兩年以上。所以在物質方面，對於抗戰前途，不必有重大的顧慮，最要緊的，是我們的抗戰精神，要能够繼續奮發，繼續強化下去。抗戰精神的基礎，在於民族自信力的鞏固。剛才曾經說過，我們民族必然在這個時候復興起來。已成爲各種客觀條件的決定，何任力量，也不能阻止的，我們這個自信力，不單是一種主觀的希望，而是由民族歷史和人類歷史歸納出來的一個顛撲不破的結論，這種自信力，我們應堅固保持，絕不可因戰事一時得失，而頹喪下來，然而，客觀上雖已決定了我們民族有了復興的前途，還要主觀上，我們做了最善的努力，才不至於多所挫折。我們不要徒抱樂觀，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更不要徒然關心全部戰局，

焦 土 抗 戰

而忽略了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我們要知我們已能够盡責任，能够本澈底犧牲的精神，對自己的事務，盡了最善的努力，那纔爲抗戰前途，增加了一分勝利的把握。我國這一次抗戰，是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大關鍵，必要全國國民起來參加，貢獻一切力量，作持久的鬥爭，才能奪取最後的勝利，各位同志都負有喚起民衆，指導民衆的任務，這種任務的重要，更不下於前方的將士，所以各人要本前方將士一樣的強毅勇敢，慷慨犧牲的精神，加緊努力一致奮鬥。

如何使用民力

汪精衛

論實行焦土戰與游擊戰

抗戰期間，對於民力的使用，必須採取極有效而又極經濟的辦法。應當使用的時候，盡可能的使用，不可有一毫休息，同時盡可能的愛惜，不可有一毫浪擲，這於長期抗戰關係尤為重大；因為長期抗戰，最需要的是民力不斷的生長，如果不知愛惜，則只有消耗而無培養，憑什麼來支持長期抗戰；如果這觀念不錯，則我們對於抗敵月來流行的一兩個口號，不可不加以正確之標準和內容。本來對於一名詞，必須給以一定義，如果這一名詞被採用做口號，則更不能不得其定義解釋明白，不然將有無數壞事在一個好口號之下掩蔽住了，蔓延起來，其流弊有不忍諒的，舉個例來說，焦土抗戰這詞。其意應該是人人以必死之決心。盡可能的努力，敵人來犯，把人力物力悉數使用，以與之抗。雖至人人皆成粉碎。物物皆化灰燼，

亦所不辭。這意義是極嚴肅，同時是極正確的。自從抗戰開始以來，其在前方一般將士，以其生命與敵相搏，前仆後繼，互於數月，一般民衆或則肝腦塗地，或則顛沛流離，其在後方空襲一來，不問爲政府機關，文化機關，社會團體所在，以及人民住宅，皆一樣的甯爲玉碎，不爲瓦全，人人對此皆視爲責有當盡，義無可逃，始終沒有一句怨言，就爲的是自抗戰以前，早已下了決心，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準備一切；及至抗戰開始，則又下了決心，將此一切準備用於爲國家民族爭取生存，正如古人所謂，「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因爲有這樣的決心，所以即使戰至罄其所有，成爲一片焦土，而勇絕不少挫，這樣的焦土戰，其所發生的效力與影響，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固然焦頭爛額，敵人也不免有重大損失，會給別人尋着破綻，使出卞莊子的才段來，至少可使我們遂其及汝偕亡之願。第二，敵人每到一處，其始是取之不易，其後是得之無益，足以沮喪其侵略之野心。第三，人人有了必死的決心，則軍隊的紀律，因鍛鍊而越緊密，這種鍛鍊有使散沙成爲鐵石的可能。第四，先之以堅決的抵抗，繼之以壯烈的犧牲，這種精神注入於後死者的一般人心中，自然激發其忠義之氣，絕不會於無形之中，播下

了傀儡的種子。以上幾點，都是由焦土戰所必然發生效力與影響。

但是我們必須認識清楚，所謂焦土戰者，是因戰而至於焦土。絕不是呻吟，更絕不是即使不戰也要焦土，由前之說是焦土戰，由後之說是不戰而焦土，二說絕不相同，不可混爲一說。焦土戰必然能發生以上所述的效力與影響，不戰而焦土，則不惟不能發生同樣的效力與影響，而且適得其反；因爲既然打算不戰則其決心先鬆懈了。其紀律也就隨以廢弛了，其秩序也就隨以紊亂了，於此而猶言焦土，其結果只有老百姓晦氣。而敵人則正如隔岸觀火，真所謂爲親厚所痛，仇敵所快，萬萬要不得的。

有人說道：「這話不然，拿破崙之坐困於莫斯科，不是上了俄國不戰而焦土的當麼？」我們以爲這實似是而非，拿破崙時代交通尙未發達，以百萬之衆孤軍深入，又值嚴寒之際，冰天雪地，運轉困難，及至到了莫斯科之後，地窖中雖有餘糧，而沒得煤炭，人馬凍死不計其數，俄國乘之分兵四擊，這是其坐困之原因；如今的交通工具之發達，非昔日可比了，水有汽船，陸有火車，有汽車，空有飛機，敵人一面固要速戰速決，一面也要穩紮穩打，欲使敵人被困，豈能容易；不然只有處處抵抗，人人抵抗，令敵不踏着我們的血跡一步，不能

前進，而且前進之際，是不能後顧的，留得兵多消耗必大，留得兵不多，我們可以斷其交通，切其聯絡線，這樣做法，或可以使敵人坐困，然而這是由戰而得來的，絕不是由不戰而得來的；如果不戰即使焦土，我敢決其不能坐困敵人，我們必須牢牢記着，每焦一塊土，其中不知含着多少脂膏，多少淚，多少汗，多少血，如果我們不得已而至於焦這一塊土，則我們絕不能只顧了自己，至少也要給敵人以灼傷；不然，我們如何對得住老百姓，如何對得良心呢，再舉個例來說：

游擊戰這名詞，其意義應該是以精銳的軍隊，與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深相結合，對於敵人避實擊虛，避堅攻瑕，使敵人顧此失彼，窮于應付，這於戰事是極有意義的，尤其於長期抗戰是極適用的，然就此意義，便可知游擊戰，必須具以下條件；其一是精銳的軍隊；因爲担任游擊戰的軍隊，其戰鬥力不可不堅強，其紀律不能不嚴明，這樣纔行動迅速，隨時隨地給人以打擊。其二是，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所謂生產，包含精神生產，物質生產在內，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是良好的民衆，只有良好的民衆，才能與良好的軍隊相結合。

我們必須知道，在展開游擊戰的地方，軍隊如魚，人民如水，魚沒有水是不能游的，欲使軍

隊能活潑自如，必須使民衆健全有力、明白了以上兩條件，則可知道，在積極方面，對於能戰的軍隊，應當加以重視，充其所需，俾得盡其所能，對於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應當解除其痛苦，發展其能力，尤其應該加以組織，加以訓練，使爲國家民族盡其更大之責任；因之一切爲饑寒所迫而爲土匪者，在其收編之後担任游擊戰時，應當加以組織與訓練，使對於敵人不能避實，且能擊虛、不只能避堅，且能攻瑕；其結果必能更進一步，與民衆發生密切的關係。至於流氓無賴，也非良心盡昧，當此河山破碎之時也不少洗心革面的，應令他們有效忠之機會而加入民衆組織裏頭。

焦土游擊戰這兩個名詞，本來是戰術上的名詞，然而流行起來，漸漸的成爲政治上的名詞了，這於民力所關甚大，應當善用之，使民力得以發展，使有益於長期抗戰，不要因誤解而致損我民斯的生機，願國人加以注意。

對於焦土抗戰與游擊戰之感想

朱家驊

本人對此次抗戰感想甚多，姑將目前有一部人所誤解之兩點提出一說，蓋與國家民族生存問題所關甚大也。(一)焦土抗戰者，係即便敵人將我州邑擄爲焦土，我仍悉力抗戰之謂。此乃吾人應具抗戰之決心，必如是而後可以獲得最後之勝利；但有人頗多誤解，軍隊撤退時，往往將當地所有無關軍事之建設，及民間財物，予以燬壞，並不爲淪入戰區同胞着想，不知勝敗爲兵家常事，戰事必有進退，世人恆言，堅壁清野，此次作戰在文物繁盛人口稠密之區，實屬清無可清，今日交通便利，豈能以此制敵；且以我中國民族之偉大，我軍攻入敵境，對敵國敵物建設，尙不摧傷其一草一木，決不效敵人在我境內之隨處焚殺；倘以敵之將施我者自施，使他日規復失地時，無可憑藉，而受難者俱見自己摧毀，影響其生存，若敵人施以虛偽之小惠，人心爲之移轉，尤可痛心，此不能不顧慮者也。(二)從事游擊戰，決

心殺敵，其精神至可欽佩，惟此僅戰術之一，決無專恃游擊可以制勝之理。吾人採用此種戰術，在敵軍後方破壞其交通聯絡，及一切軍事布置，使敵兵給養困難，前進不易，隨時隨地有發生危險之可能，此乃注重敵兵後方，並應用極有紀律，隨時可以化整為零之隊伍方可，且須人人訓練有素，具有精誠愛國之心，其連排長與下級幹部，尤為重要，並須有能人自為戰之士兵，始能處處得人民自動擁護與協助，非為今日各地收編土匪，抽拉壯丁，甚至失意軍人及地方土劣，借此活動所能為力。如此將見游而不擊適以擾民，效果未獲，反成不亂自亂之局，所關非細，以上兩點，自軍興以來，即有此情形，而愛國情形，敵愾心切之同胞，更易有此誤解，故報紙時見澈底焦土抗戰，不留一草一木以資敵，及某處有幾十萬游擊隊，一定可制死命等等言論，實屬曲解中央之意旨，此種誤解深入人心，傳播無已，而距中央較遠地方尤甚，極望輿論界共起糾正，國家民族幸甚。

爲實現焦土抗戰的主張而奮鬥

粟裕蒙

一、焦土抗戰是挽救中國危機的最高國策

「焦土抗戰」，是針對着中國當前的危機而提出的一種政治主張，也就是以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爲目的的一種革命理論。假如「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話是正確的。那末，在中國對日抗戰的過程中，尤其在抗戰達到了嚴重關頭的今日，爲了堅定我們的信念，爲了指示我們的行動，對於領袖所提出的焦土抗戰主張，實有更深切地加以認識的必要。

我們首先要認清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非抗戰不足以救亡圖存，非抗戰更不足以實現中國之自由與平等。幾十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侵略，是沒有止境的，你越退讓，他越進逼，得寸進尺，得尺進丈，非到全部中國

頗不一致。朱驥先汪精衛兩氏對此亦曾先後發表談話論文，痛陳已見，汪氏之意，焦土抗戰該是「人人以必死之決心，儘可能的努力，敵人來犯，把人力物力悉數使用，以與之抗，雖至人人皆成瓦礫，物物皆化灰燼，亦所不辭」。又以爲「這樣的焦土戰，能發生下列四點的影響與効力：第一，我們固然焦頭爛額，敵人不免有重大損失，會給別人擊着破綻，使出卡莊子的手段來，至少可使我們遂其及汝惜亡之願。第二，敵人每到一處，其始是取之不易，其後是得之無益，足以沮喪其侵略之野心。第三，人人有了必死的決心，則軍隊的紀律，因鍛鍊而越整肅，人民的秩序，因鍛鍊而越緊密，這種鍛鍊有散沙成爲鐵石的可能。第四，先之以堅決的抵抗，繼之以壯烈的犧牲，這種精神注入于後死者的一般人心中，自然激發其忠義之氣，絕不會于無形之中，播下了傀儡的種子。

汪氏這種嚴肅的解釋，我們認爲非常正確同時是極表敬佩的。但汪氏又以爲「所謂焦土戰，是因戰而焦土，不是即使不戰也要焦土」，竊以爲這層意見，頗有商榷之餘地。原來，抗戰即須有奮鬥的勇氣，焦土抗戰更須有犧牲的決心；否則無法以言抗戰，更無法以言焦土抗戰，故凡與敵人交戰之地，固須「人人以必死的決心，盡可能的努力，把人力物力悉數使

二、焦土抗戰是民族革命戰爭的根本戰略

「焦土抗戰」不僅是對日問題中所應持的最高國策，而且也是對日抗戰中所應取的最高戰略。爲什麼呢？因爲當作戰略看來的焦土抗戰主張，至少包含着如下的三種要義：

第一，焦土抗戰要求以「全面戰」來代替過去的局部抗戰。所謂全面戰就是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以與敵人作全線的抗戰。我們知道，「各個擊破」是敵人對付我們所慣用的技倆。在過去，他每每運用優勢的武力，向我作局部的進攻，我因局部應戰，致不免喪師失地，結果，敵人可以步步進兵，步步充實其策略的力量，而我則步步退讓步步喪失其白衛的力量。如果我們能發動全國的力量以與敵人作全面的抗戰，則敵人無由施展其挑撥離間各個擊破的毒計，同時，因其戰線過長，顧慮太多，必難以全面向我，而我們的勝利也就愈有把握。

第二焦土抗戰要求以積極的「攻擊戰」來代替消極防禦戰。我們過去的抗戰，不僅是局部的抗戰，而且是純粹被動的防禦戰。我們完全把戰爭的發動權交給敵人，彼戰則戰，彼停彼停，我們全然處於被動的地位，戰敗固然要喪師失地，戰勝亦不敢進逼窮追，一鼓而肅清敵人的勢力，以致敵人雖於戰敗之餘，仍得從容整理，再行進攻，而我則因不時遭受敵人的

進襲，弄得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今後我們不欲抗戰則已，否則非易被動爲主動，以攻擊代防禦不可。

第三，焦土抗戰要求以「持久戰」和「消耗戰」來對抗敵人的「殲滅戰」。大家都知道，近代的國際戰爭，不僅需要入力財力之大量的消耗，而且最容易促成國內社會危機的爆發，戰爭愈持久，則此種消耗與危機便愈增大，所以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每當其對外作戰之時，總是採取殲滅戰的戰略，以收速戰速決的效果。他開始即盡量動員自己最精銳的部隊，突破敵的中心區域，殲滅敵人的高級心臟組織，一舉而結束戰局。帝國主義者所最害怕的，是戰事遷延不決，引起人力財力的無限消耗與國內社會危機的勃發如果說速戰速決的殲滅戰是最利於帝國主義的戰略，則持久戰便是最有利於弱小民族的戰略。一個軍事技術落後的民族，原則上不必與軍力雄厚的強敵在戰場上爭一日之勝負，應儘可能地利用地形，據險防守，同時以牽制，游擊的戰術，使敵人疲於奔命。等到敵人的人力耗到某種程度之時，然後以全力拚死命大舉反攻，便不難將強敵擊潰。

由以上所說的看來，爲挽救中國的危亡，固然不能不實行「焦土抗戰」的國策，同時，

爲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更不能不實行焦土抗戰主張中所指示的基本戰略。

三，實行焦土抗戰必須具有焦土的決心

要實行焦土抗戰的國策和焦土抗戰的戰略，先須先具有「焦土」的決心。所謂焦土的決心，誠如我們的領袖所說，就是「舉國一致痛下決心，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爲焦土，以與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戰」，今日之中國，不抗戰固不足，救亡圖存，但如無焦土的決心，根本即不足以言抗戰。因爲我們所遇到的敵人乃是世界上最兇殘的海盜，而我們自己則是一向愛好和平的民族，敵人不僅動員幾乎全部的兵力來攻擊我們，而且利用其蓄積了幾十年的國力來對付我們，而我們自己的準備還是非常的不充分，在這種條件之下，抗戰將是一種非常艱苦的工作，我們無法計算也無暇計算在抗戰期間我們將會受到多大的犧牲。我們要咬緊牙根來忍受這種犧牲。我們所恃以戰勝敵人的主要條件，就是這種犧牲的精神或土的決心。

我們這裏所謂焦土，不僅是指敵人炮火之下所造成的焦土，而且是指我們自動對於我們軍隊將要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的焦土。這種措置，雖然是一種很大的犧牲，但却是一種不可

少的戰略。因爲在敵人優勢的武力之下，我們有許多地方，尤其是沿海各省的地方，難免不爲敵人所侵佔。爲使我們領土的人力和物力不致爲敵人所利用起見，我們應該先於不能據守的土地，從人的方面和物的方面的撤退，至於不能撤退而又可資敵用的物資或財富，則自動地加以毀滅，使敵人佔領這一土地之後，只有消耗，毫無所得，這樣一來，「先天不足」的日本，在我們的持久戰與消耗戰的戰略之下，終必弄到精疲力盡以至於向我們屈服爲止。這種戰略正是中國向來所謂「堅壁清野」的辦法，只有這種辦法才能使持久戰和消耗戰的戰略得到最後的成功。

四、實行焦土抗戰必須全國總動員

如土所述，我們所要求的抗戰，乃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戰。這種全面的持久的抗戰，決不是單靠軍事的力量所能取勝。固然戰爭脫離不了軍事，但戰爭的勝負，却不是單純地決定於軍事力量的對比，而是決定於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力量的總對比。所以即在先進強國，當其對外作戰之時，亦必以全國總動員爲克敵制勝的基本條件，至於處於弱小民族地位的中國，那更必須實行全國的總動員，方能取得抗戰最後勝利的保障。

圖最巧妙而毒辣之方法，即爲利用漢奸傀儡以實現其「以華滅華」之陰謀，滿洲之溥儀，冀東之殷汝耕，察北之德王李守信等，均其最顯著者。但吾人欲問，愛民族愛國家，實爲任何人同具之心理，人非病狂，孰肯顛顛事敵爲異族供奔走，是漢奸之產生，有不能不歸咎於中國之不抵抗者。蓋在不抵抗之環境下，我國對日本自不能不曲意周旋遇事遷就，於是一般媚日者，則常能保持權勢利祿，而一般反日者，則常被譴責黜辱；甚或罹於不測之誅，坐是狡黠者流，自不能不勾結外援以攫取權勢或保持現有地位，即一般自號愛國者，亦不能不虛與敵寇委蛇，以求免於不測之禍，於是漢奸國賊之輩出，國家綱紀之墮落，遂爲中國往古歷史所罕見，而邊疆地方之分裂運動，亦遂無法收拾。嚮使吾人能堅決抗戰，則在民族高潮震盪之下，今日之漢奸傀儡，何嘗不可爲昨日之民族戰士，反之，苟此種不抵抗局面一任延長，放任敵人從容構爛，則今日之民族戰士，又何嘗不可變爲明日之漢奸傀儡，且恐數年而後，吾人縱欲抗日，而此等遍布中國之漢奸傀儡組織，亦將抗不勝抗矣。

第三，不抵抗之結果。適足使民族意志日趨消沉，被壓迫之民族特之以抵抗強暴者，不在飛機大炮，而在堅強之民族意志，日本征服中國之所最感困難者，亦厥爲中國之堅強民族

利的切實保障，我們應該立即實行領袖給與我們的指示：「全國動員實行焦土抗戰」。至於實行總動員的基本原則，我認爲：（一）在政治方面，應以民主集權制爲最高原則；（二）在經濟方面，應以能够長期地供應抗戰期中一切物質上的需要爲最高原則；（三）在文化教育方面，應以激發民族意識，普及抗戰知識及培養與抗戰有關的技術人材爲最高原則。

五、實行焦土抗戰必須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

今日中國的對日抗戰，既是整個國家民族救亡圖存的戰爭，而這一戰爭又須經過持久的過程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戰爭的責任，決不是少數人所能負擔得起，也不是某一特殊社會階層所能負擔得起，必須全國各黨派各階層的民衆一致團結起來，構成一個堅固的抗敵陣線：才能够取得勝利的保障，蔣委員長說：「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李總司令也說：「政府與人民必須打成一片」，這些話，可以說是道破了抗戰時期民衆動員的絕對必要。

我們且撇開理論，單就事實來說。意阿戰爭中阿國的失敗，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阿國政府沒有發動整個阿國民族起來抗戰，而只是阿國政府與意國之戰，阿皇到後來雖會號

召阿國全國人民起來抗戰，但他並沒有將全國民衆組織起來，予以政治上的武裝、而只是部落間的個別行動，以致容易爲意帝國主義各個擊破。再如此次戰爭中東西戰場的失敗，其主因之一，也是由于戰區內的民衆運動缺點太多，人民與軍隊毫無連繫，更談不上什麼積極的援助。凡軍隊所到的地方，人民大多流散，剩下來的盡是漢奸、我軍竟欲覓一嚮導而不可得、這是何等令人失望的現象！

自抗戰發動以來，我們只看見前方將士的英勇作戰，但很少看見民衆運動蓬蓬勃勃地興起。直到現在，我們的抗戰依然只限於軍事上的抗戰，而不是政治上的抗戰，只是武力與武力對比，而不是民衆與暴日的肉搏。我們的民衆雖也會在旁邊搖旗吶喊，但止於搖旗吶喊而已，大部分還是不能與抗戰的武力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其自身的抗敵力量。雖然我們的最高領袖曾經一再指示動員民衆的重要，但是實際負有推動民衆運動的責任者，由於種種的顧慮，沒有去切實執行領袖的指示，澈底地開放民衆運動。這對於整個抗戰的情勢，不能不說是一種絕大的損失。今後我們不欲實現「焦士抗戰」的主張則已，不欲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則已，否則非執行領袖的指示！「動員廣大的民衆」并使「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不可。

可是，所謂「動員廣大的民衆」，所謂「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却不是一句空話所能縛到的事情。這裏橫着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抗戰期間的民主問題。很明顯的，我們要想動員民衆，首先必須使民衆能够「動」，即是說，我們應先去掉過去對於民衆的種種不必要的束使，而給與一切正當公民所應該享有的種種民主自由；我們要想使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首要就得使政府能够取得人民信仰，剷除貪官污吏及土豪劣紳，保護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并司人民對於政治能够實行從下而上的監督。如果我們說動員廣大的民衆是保障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則實行民主政治便是動員廣大民衆的根本前提。說到這裏，我們覺得最近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所公佈的「約法七章」，實在值得非常的注意。這所謂約法七章的內容是：（一）徵戰區黨政軍各機關，除依據政府明令，不得向民衆徵發勞役強派捐款及物品；（二）公務民辦理徵發事宜，須絕對公平廉潔，其有貪污賄賂營私舞弊，一經查覺，軍法處治；（三）國兵辦法，按人口分配，抽籤徵取，除故意規避及逃亡外，禁止強力逮捕；（四）禁止擅徵辦槍，各縣民槍以自衛爲原則，速由縣府編隊訓練，增厚地方自衛力量；（五）在不違背救原則下，人民得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請願之自由，政府不得妄加干涉；（六）徵派糧食

捐款，須向殷實富戶攤派，不得向自耕農及佃農逼繳；（七）本戰區徵用民力，須酌給伙食，并禁拉夫。以上七項，尤其是最後三項，實爲動員民衆所應有的措置，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們希望抗戰期間的中國政治能够繼續地向着民主的道路邁進！

六，爲貫徹焦土抗戰的主張而奮鬥

目前中國的抗戰，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列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或是整個的投降，或是繼續的抗戰。整個投降的結果，我們中華民族所遭受到的劫運，將令我們不能想像，也不忍想像！我想每一個有血氣有理性而不甘心爲暴力所屈服的人，都必然反對中途妥協而主張繼續抗戰的。

誰也不能否認，當前的抗戰在軍事上會遭受了一時的局部的失敗。我們不應隱蔽事實，也不必隱蔽事實，我們應該從事實中找出失敗的原因，根據失敗的原因而確立挽救的方策，同時，我們更應該爲實現此種挽救的方策而加緊地奮鬥！

目前抗戰的一時失利，更不能像一切失敗主義者所說的那樣，以爲中國根本沒有抗戰的力量，抗戰是自取滅亡。目前軍事上的失利與其說是一種失敗，勿甯說是一種教訓；與其

說是證明我們抗敵力量不夠，勿甯說是證明我們還不會動員及運用可以戰勝敵人的全部力量；最後，與其說是證明對日抗戰主張的錯誤，勿甯說是證明我們還沒有貫徹領袖的根本主張

——全國動員實行焦土抗戰。

敵人對我們的進攻，是越來越緊的了！在「和」就是「降」就是「亡」的情勢，我們只有繼續的抗戰，沒有任何猶豫退縮的餘地。

全國有血氣有理性而不願做亡國奴的民衆一致團結起來，爲貫徹焦土抗戰的主張而奮鬥

論焦土抗戰

勸 之

李德鄰先生，首先倡導焦土抗戰的主張；對於這一個主張，李先生曾於民國廿五年四月發表的中日問題談話，同年十二月發表的焦土抗戰與民族復興論文，廿六年七月發表的時局談話，及同年十月發表的焦土抗戰的主張與實踐演講中，作很明確的說明。根據李先生的說明，所謂焦土抗戰，實在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意義。也就是表示一種政治方針和政治決心。即認定中日問題，已非外交手段所能解決；所以實行對日焦土抗戰，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平等，才是當前惟一無二的政治方針。為貫徹此政治方針，即當不惜鉅大的犧牲，縱使全國化為焦土，亦當本大無畏精神，奮戰到底；在最後勝利未取得之前，絕不能因怕懼犧牲，而中途妥協。這就是政治決心。守此政治方針，始可救中國；具此政治決心，始可以行此政治方針。第二方面是軍事上的意義。即所謂焦土抗戰，其戰略必須是全面戰而非局部戰；是攻擊戰而非單純防禦戰，是持久戰而非速決戰，這都是針對敵人的軍事方略

，及我國過去抗戰失敗的事實，而提出來的軍事方略；也就是以軍事手段，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正確的行動方略。至於在戰爭進行中，要節約我方力量之消耗，要使敵方力量之消耗常常大過我方，並使敵方不能從我的損失中得到補償，及要用種種手段，使在我國境上作戰的敵軍，物質上行動上陷於困難，以便被我殲滅，這些策絡，是一切對外戰爭所通用的；雖然也是焦土抗戰所用的策略，但却不是所謂焦土抗戰者所獨具的特徵。李先生沒有把這些通用的策略，在其焦土抗戰的說明中加以說明，大約是因為覺得這些通用的策略，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用不着他來當軍事教官，為那些不懂的人，編軍事學概論的講義的。

最近時壇上有幾篇主要的文章，討論焦土抗戰與游擊戰術的問題。他們贊同焦土抗戰，但以爲須要加以解釋，以免發生流弊，用意未嘗不好。不過我覺得這些文章所討論的，似乎不在焦土抗戰，而在如何節約自己的消耗，如何消耗敵人這一類普通軍事策略的問題。上面已經說過，這些普通的軍事策略，並不是焦土抗戰獨具的特徵。把這些策略加以說明，目的是爲着那些誤解焦土抗戰的人。但這些人之不懂普通軍事策略，那只怪他們的軍事常識太缺乏，絕不是因爲焦土抗戰的主張發生流弊。焦土抗戰的全面意義，李先生本來已解釋得很明

白。只要實行全面戰，攻擊戰，持久戰，不辭鉅大犧牲，爭取最後勝利，絕不中途妥協，這就是焦土抗戰。至於何處土應焦，何處土不應焦，那只是戰爭進行中的戰術問題，不是什麼焦土抗戰，非焦土抗戰的問題。無論以爲焦了土，才是焦土抗戰，或以爲土不焦也是焦土抗戰，這都是對於焦土抗戰的機械的解釋，未免越解釋越不明瞭。試把最近那幾篇解釋焦土抗戰的文章，細加檢閱，就覺得他們的解釋，還有許多不明瞭的缺憾。第一，有一個解釋說，在戰中焦了土，是焦土抗戰；不戰而焦土，不是焦土抗戰。這話初看似甚明瞭；但仔細研究一下，又覺得不甚明瞭。因爲這話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根本不願打仗，如李服膺竊復樂之流，一味撤退，而以焦土掩護其不戰，這就不是焦土抗戰。又一種是說：要地地戰。凡要焦土之地，非經過一場激戰不可。有一地不激戰而亦焦土，即非焦土抗戰。如果是前一種解釋，那是就全部戰局言，是就指揮官的全部動機言，那是不錯的，如果是後一種解釋，那是就每一戰鬥而言，就指揮官的個別動作言，那又要斟酌了。要知道所以要焦我之土，無非是要消耗敵人的力量，使其消耗大過我，無從得到補償，或要節約我之消耗，務使小於敵人。於是，在不同的場合，就有不同的做法。一個地方，形勢上尙可作戰，作戰的結果，雖不能

保守，雖要化爲焦土，但仍可使敵人遭受重大犧牲，使敵人消耗倍蓰於我，那我就在此地上與敵人激戰：這是戰而焦土的做法。一個地方，形勢上已不能守，不能戰，一定要戰到被敵人焦了土，則焦土而外，我之犧牲更倍蓰於敵人：在這種場合，我們有準備撤退，轉移陣地之必要，而轉移前，須把該地具有供敵人利用的重大價值的物質，自動加以毀壞，這是不戰而焦土的做法。這兩個做法，都是對的。後一做法，自然不是韓復榘根本不願戰者所得而假借；但也不能見樹木不見森林，說這不是土抗戰應有的舉動。不然，那是把焦土抗戰作機械的解釋了：這是我覺得要斟酌之處。第二，我們這一次戰爭，既然是焦土抗戰，那就要持久抗戰，和敵人拚個汝死我活，爭取最後勝利。如果這次戰爭不是焦土抗戰，還和以前抗戰一樣，還可以和敵人中途妥協，那麼，對於敵人在華的產業，還可以刀下留情，免得妥協時，他要提出重大賠償，增加麻煩。但既已無中途妥協的可能，勢非一拚到底不可；那麼，對於敵國在華的物質，可供敵人利用以爲進攻我的力量的，我們都應該在不引起國際非難的範圍內，毀壞敵人的東西，這是消耗敵人之一法，也是所謂焦土的一種做法。可惜最近討論焦土的人，於這點沒有說到；或許也是一個不明瞭之處。第三，有人又一種顧慮，以爲把自

己的地方焦了土，有時足以引起該地人民的反感，使人民傾向敵人；而且軍事進退是常事，今日喪失的地方，有些物質給敵人利用，將來我們奪取回來，還可以供我利用。我們此時毀壞了去，豈不是將來的一種損失？我以為這話也不盡然。當然，不分有無必要，把我們失地所有的城市村莊，通通毀滅，姑無論我們沒有這種工夫，即道理上也不應該的，事實上也沒有人這樣做過。但是有些重要的物質，有供敵人利用的重大價值的，我們有把牠毀滅的必要。這是物主對國家應盡的一種犧牲的義務，不應埋怨國家。因此而埋怨國家，恐不過是少數存有敵國順民幻想，或存有中途妥協幻想的富翁而已。我們又何必因顧慮這種少數人對抗戰不能起作用的埋怨心理，而把重大的物質力量，送給敵人利用？毀壞了去，正是使這種人放棄徘徊苟安的心理，免得爲了保全產業，而被敵人迫去參加什麼維持會的傀儡組織呢。至於說到將來奪回地方，還可供我利用；則當知假使這些物質供敵人利用的價值，等於我們將來奪回所支付的價值，那麼，得失相抵，猶有可說。假如這些物質被敵人利用的結果，使我將來攻取該地時，所遭受的犧牲價值，倍蓰於這些物質不被敵人利用的結果，那就是得不償失；又如何先把這些物質毀壞，以現在的有限損失，減去將來的倍蓰損失呢？關於這些，也是

論者解釋得不明瞭的。

總而言之，關於焦土抗戰，李德鄰先生說明得最正確，最明白。決心奉行這種主張的，只要根據李先生的指示去實踐，自然不會誤解，也不至於發生流弊。若有誤會，有流弊，那是沒有實踐這種主張的決心的人，而流弊之來源，另有所在，並非來自焦土抗戰。至於最近討論焦土抗戰的人，倒不能說是焦土抗戰主張有缺陷。他們所着意解釋的，只是普通的戰爭策略問題；並不是焦土抗戰的根本問題。焦土抗戰主張，是救亡圖存的唯一大道，是一切中途妥協的人所當竭力擁護，求其貫徹，當然不應懷疑的。而討論者所提出的一些戰爭策略，那是普通得很，只要有抗戰決心的軍人，都會運用。可惜關於這些策略，討論者所解釋的，也還有不詳盡不明瞭之處，亦頗容易使人誤解，甚至轉而更誤解到焦土抗戰的主張之價值；所以又煩我來再畫上一次蛇足。

焦土抗戰運用之商榷

周 煥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對華侵略，日趨積極，廣西軍政領袖，鑑于客觀情勢的惡劣，為民族國家經深長的考慮，倡導焦土抗戰為對日國策，去年對日戰事發生，這個主張，遂在中央領導之下踏進實踐的階段了。

什麼叫做焦土抗戰？李德鄰氏在「焦土抗戰的主張與實踐」一文中，曾有扼要的說明：第一，要實行全面抗戰，即是要總動員全國所有的力量，……不使日本有步步其實其力量的餘暇，用中國人打中國人，虜奪中國的資源用以消滅我們抗戰的力量。第二，要實行攻擊戰，……以被動地位改為主動地位，以攻擊精神代替防禦精神。第三，要實行持久戰，就是要不惜重大犧牲，對日不斷的長期抗戰，……使他們消耗過鉅，補償毫無。

以上可說是焦土抗戰的大義，也就是焦土抗戰的原則。時至今日，焦土抗戰為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唯一方略，蓋已舉國承認，毫無異議；但對於焦土抗戰的運用方法，一般輿論，

領土變成其獨占的殖民地，整個中華民族淪爲其宰割下的奴隸，是決不會收斂其侵略的魔手的。在日本帝國主義長期地侵略之下，我們不知喪失了幾許的領土，損害了多少的主權，而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機也就一天一天地衰微下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日本對我們的侵略，乃是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中最慘痛的一頁！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敵人更加緊其對華侵略的步驟，同時又由於一切不抵抗主義者的賣國醜聞，使中國遭遇了歷史上空前的大危機。敵人會鐵蹄很快地就踏遍了我們的東北和華北。此際整個國家民族真是到了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如果我們再不奮起抗戰，則國家民族之覆滅，指日可待。廣西最高軍政領袖鑑於客觀情勢的險惡，乃起而大聲疾呼，身爲天下先，倡導焦土抗戰主張，認爲：「爲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必須發動整個民族解放戰爭，本甯願全國化爲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復侵略者，表現中華民族自存自立之偉大能力與精神，然後中國始有生存之可能」。這一主張，由於其本身的正確性與必要性，不久即爲全國大多數民衆所接受所擁護，認之爲對日問題的最高國策，而且現在已從宣傳倡導的階段進到實踐的階段了。

用，以至人人皆成齏碎，物物皆化灰燼，但有時因地勢或戰略關係，雖尚未至物物皆化灰燼的階段或竟未曾作戰，（如青島）而我們必須移退時，對於該地財物資源不及遷移而足供敵人利用者，我們以為亦有悉予破壞使成焦土的必要，蓋敵人以我們手中多奪一地，即多一分支持戰爭的力量，故我們必須以持久消耗的戰略，方能制敵於死命，汪氏以為在此交通便利便之區作戰，非復昔日拿破崙之坐困莫斯科者可比，焦土一事，未必困敵，夫今日交通工具之發達，固非昔比；然倘令敵人每佔一地，悉為焦土，無物可資利用，就地給養，亦感不能，則敵人既無所獲，反增消耗，萬里裹糧，勞師自做，非困敵而何！若以為一切物質，皆同胞汗血的結晶、焦之未免可惜；但以敵人之殘忍，我們縱不自行焦土，敵人于利用或撤退之後，亦必為我們焦之，我們與其被焦于敵人利用之後，孰若先焦於敵人未用之前，或以為焦土之後，深恐人民懷怨，人心為之轉移，竊意抗戰至今，一般同胞，不論婦孺，無不敵愾同仇；惟有落伍商人豪紳地主，因擁有地位或財產之故，一旦地方淪陷，妄冀瓦全，甘作傀儡，覲顏事仇；我們若實行焦土，于彼等雖有損失，却足打破其家冀瓦全的心理，根除傀儡的

尤有進者，我們非特要破壞可供敵人利用的財物資源，使之成爲焦土，而且要強制撤退我們所有的民衆，——尤其是壯丁，使敵人非但不能利用，我們的物質，且無以利用我們的民力，打破其以華制華的迷夢。如是，我們即使不幸失却一地，我們的人力並未隨之俱失，我們還相當保持着抗戰的力量。或曰：如此強制撤退戰區民衆，深恐難民充斥，使後方無法安置，竊以爲我們所欲焦土者，係指文物繁盛的通都大邑，其他敵人勢力所不易到的窮鄉僻邨，我們並不主張一定焦土，則難民數目，自可較少。至于撤退的民衆，一部分壯丁，可予以編練，使其担任游擊或構築工事，運輸軍需等等，彼等家破人散，敵愾最深，必將成爲最英勇的戰士，其他可分發後方各地，使之從事戰事急需的農業工業上的生產，現在人口漸漸擠到西北與西南，後方交通工具也在積極擴充，從前因交通不便或人力不足而聽其荒廢的地方，現在應運輸這些民衆前往墾殖；而我們的長期抗戰，也正須這不斷的生產來支持。還有，建築鐵路以及其他擴充交通方法，也在在需人，這些民衆力量，正可運用。總之，當此全面抗戰，需要動員全民的時候，我們不愁民力之過剩，惟在政府之善於籌劃運用而已。

在焦土抗戰這樣運用之下，我們的犧牲，自甚重大；但我們爲爭取國家的生存，挽救民

族的危亡，我們應不惜這種犧牲，也無法計算這種犧牲，我們只好咬緊牙齒來忍受這種犧牲；我們所持以戰勝敵人的主要條件，也就是這種犧牲的精神。

焦土抗戰中的建設

王宜昌

今日我國的抗戰，在東部與北部沿江海大都市，已經實行了焦土政策了。一方面，由於日帝國主義的兇暴攻擊，在炮轟，彈炸，夷燒彈燒和縱火焚掠中，土已爲之半焦；他方面，由於我抗戰軍民的忍痛犧牲，或爲掃清戰時障礙，或爲免淪於敵手，又自行破壞不少，如上海市，如蘇州，如南京，如濟南與青島，一切官邸工商交通建築物，均已化爲焦土。

此種由被燬而自燬的焦土抗戰政策，一方是爲的便利軍事行動，并減低日帝國主義對於佔領地即時取資的價值；他方是表示我中華民族強毅不屈，雖全國已化爲焦土，亦須抵抗到底的決心。土之焦，并不足以使我中華民族喪失其抗戰勇氣而屈膝；土之焦，却更使我中華民族認清日帝國主義的殘暴與野心，在心理上新建一座爲熱血所培着的永不焦枯的堡壘，而強毅不屈地抗戰，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焦土抗戰政策，從表面上看來，是主張戰時經濟政策底消極方面，即只是關於忍受戰爭

給與經濟以破壞一點的。但，更進一步去看，焦土抗戰政策却更有力地要求戰時經濟政策積極方面，即主張抗戰中的經濟建設。換言之，焦土抗戰政策，在前綫上要求作焦土的不屈的戰爭，在後方則要求建設比已之焦土更良好的經濟與產業，以支持前綫的焦土的不屈的抗戰。

焦土抗戰並不是只忍受破壞而不建設，或更聽人破壞而又反對建設的。焦土抗戰却只是在忍受不得已的破壞之中，遷地爲良地作新生的更偉大的建設。波斯詩人所歌詠的鳳凰，是從火中新生的。中國國民經濟，也正和鳳凰一樣，要在抗戰的聖火中新生。

在前綫的焦土戰爭中，爲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只要於戰事無礙，是要儘量將重要工商交通設備與勞動者移送後方的。這是焦土抗戰中必要的「經濟撤退」：這也是在抗戰聖火中新生國民經濟的一個資源。

後方民衆的汗與力，金錢與資產，在焦土抗戰中必須動員起來，不僅以服兵役，而更重要的是開闢交通道路與從事工農業建設。這是在抗戰聖火中新生國民經濟的另一資源。

國外財政援助的獲得，機械材料與專門技師的購求，國際運輸通路的建設，這是在抗戰

聖火中新生國民經濟的第三個資源。

在抗戰聖火中新生國民經濟，其第一個着眼點，即首期建設的着手點、為支持前線的土抗戰的「應戰經濟」。為着戰線上的迫切需要，首先要求國內軍需工業的加速生產和擴大生產，與民間日常工業之轉化於軍需工業；其次要求國際運輸線的新建設，以獲得國外軍火與原料的接濟；第三要求農業與日常工業的改良生產，以鞏固後方的安甯。

這樣的「應戰經濟」，雖然為抗戰聖火中新生的國民經濟準備一個基礎，但是還不是新生的本體；而且，如果任其無計劃無系統的發展下去，反將有害於新生。

在抗戰聖火中新生國民經濟，其第二個着眼點，亦即第二期建設的中心，則是求抗戰最後勝利，且準備戰後的統一與集中經濟的「抗戰經濟」。為着長期抗戰和最後決戰而以反攻收復失地，軍需生產必須大規模地擴張，以國內的生產代替國外的接濟，以免供給之被阻害或不應時不濟急；同時更須有便利的系統的交通，以供軍事進展之用。為着戰後經濟的統一與集中，則首先須將交通網為有計劃的集中形式的建設，其次要求各輕重工業在安全而原料豐富的地帶大規模地集中地建設起來，使中國國民經濟的中心地區，在舊日畸形發展的東部

沿海都市已成焦土之後，能合理地重新建立起來。

此一抗戰經濟中心區，無論就資源與安全方面言，或就現在的軍事政治情形言，均不得不屬於大西南，即包含陝甘川雲貴湘桂粵數省之地。今日陝甘及湘桂已形成南北兩大政治經濟與軍事要區。如何在此區域內作交通及工業建設，及如何獲得人力財力與物力的資源，則非本文所欲論的了。